

辣椒劳模的火红人生

水产学院 张海棠

不管春夏秋冬,或者是刮风下雨,在湖南省浏阳市葛家镇的辣椒大棚里,总能看到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忙碌的身影——他就是远近闻名的“辣椒大王”杨意红。现在已届85岁高龄的他,身兼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湖南省劳动模范等多项殊荣,却始终保持着中国农民最朴实的本色。70年来,他怀揣“做一辈子好农民,种一辈子好辣椒”的赤子之心,用布满老茧的双手培育出闻名遐迩的“鸡肠子辣椒”等多个辣椒品种,带领数千农户走上科技致富路,用一株株火红的辣椒诠释着动人的时代精神。

少年立志:战火淬炼的报国初心

1943年,为了躲避日寇的迫害,身怀六甲的母亲抱着年幼的杨意红,在漆黑的夜里从夏家湾逃往芦棚。这段刻骨铭心的逃难经历,成为杨意红人生最初的记忆,也让他从小就懂得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自己的家。

1956年,15岁的杨意红在老家带领青年创办试验农场,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他却展现出超常的学习能力。当时他好不容易买到一本介绍全国各地农业劳模先进事迹的书,这让他已泛黄脱页的册子,成为杨意红创业的启蒙教材。他如饥似渴地研读,从中体会到:“爱国不分老少,报国不择职业。”在杨意红看来,农业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关乎国家安全的根本。1961年他担任葛家镇农技员,带领乡亲们种植西瓜、辣椒等经济作物,远赴海南学习反季节蔬菜种植技术,始终践行着“农业报国”的初心。

在杨意红的带动下,当地出现了数个年收入达万元的蔬菜种植大户。为此,他被选为全国农村致富能手,并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他说:“我是一个农民,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做了一些为农服务的工作,实现了心愿,感受到了幸福!”

1982年,葛家镇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担任乡农技员的杨意红专注于辣椒产业,实践经验丰富,家乡很有吃辣、种辣的传统,但当时普遍栽培的辣椒品种存在抗病性弱、挂果期短、产量低、品质差等不足。杨意红暗下决心:“要用科技的力量让辣椒树变成乡亲们的摇钱树。”

不畏艰险:跌宕曲折的辣椒育种之路

杨意红回忆道:“育种这条路,我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倔强的老人白天在地里做试验,晚上挑灯研读资料,还经常“厚着脸皮”去长沙登门求教省农科院和农学院的专家。

200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差点毁了他多年的心血。湘西某企业大面积引种他推广的辣椒苗,因操作不当导致大面积死亡,一纸诉状将他告上法庭。面对质疑和高额的赔偿要求,61岁的杨意红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后退80万元,在当地最贫瘠的土地上重新种植。当年丰收的辣椒挂满枝头,不仅还清了冤屈,更证明了他的育种实力。他说:“农民最懂得坚持的意味,就像辣椒苗,只要根扎得深,就一定能够到开花结果的那天。”

薪火相传:辣椒地里的强国梦

如今,杨意红的辣椒事业已传承至第三代,杨意红坚守葛家镇辣椒示范基地和“鸡肠子辣椒”农民专业合作社,儿子杨以龙驻守大学辣椒种植基地,孙子杨雪峰从湖南农业大学毕业后投身辣椒新品种研发和技术推广。祖孙三代,赓续着辣椒地里的强国梦。

2022年,邹学校院士团队工作室落户由杨意红领衔的葛家镇鸡肠子辣椒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当地党政的支持和院士团队的指导下,杨意红的辣椒育种事业蓬勃发展。他先后培育出300余个辣椒新品种(资源),通过国家

级审定品种12个,省级审定品种30余个。“鸡肠子辣椒”成为葛家镇的地理标志产品,畅销全国各地,为农户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葛家镇辣椒示范基地现已成为湖南农业大学重要的校外实训基地,为彰显该校“坚持产学研用结合,培育高素质人才”办学特色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杨老家中,共和国开国上将、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宋任穷的一幅题字格外醒目:“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发扬革命传统,永葆革命青春”。这是对杨老用辣椒报国富民之情的高度赞赏,也是对一代代农业科技工作者前赴后继,致力于农业强国建设的热情鼓舞。

从杨老身上,我看到了三种精神的完美融合,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脚踏实地的追梦精神。他培育的辣椒,不仅是农业科技结晶的结晶,更象征着科技工作者薪火相传的育人初心。建设教育强国,根基在田野,灵魂在创新,力量在青年,我们要以杨老为榜样,在乡村振兴的实践中锤炼本领,在种源攻关的赛道上勇毅前行,用实际行动诠释“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 采访结束后,湖南农业大学学生张海棠深有感触地说:

一亩一镌刻家国 百死百生见精神

——观《得闲谨制》有感

经济学院 王纯元

抗战题材的影片,未必非要描绘烽烟四起、英雄叱咤。《得闲谨制》便将镜头转向历史褶皱里的普通人,讲述鄂西深山支镇上,莫得闲一家在乱世中守护平凡生活的挣扎与坚守。影片从细微处落笔,却悄然织就了家国命运的长卷,让观众在笑泪之间,触摸到“家国情怀”真切的内核与温度。

莫得闲的名字,暗合“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朴素愿望。身为金陵机械制造厂的八级钳工,他最大的念想就是凭手艺守护一家老小安稳日子。然而南京沦陷后,五世同堂的二十余口人,仅剩他与老太相依为命。从宜昌辗转至支镇,千里跋涉,满目疮痍,“有家回不去的活人,再也不用回家的死人”,成为莫得闲心底最深的创伤。他一次次搭建临时居所,将妻儿与老太妥善之处照料妥当,只求乱世中苟且偷生。直至日军侦察兵突然闯入,他最后的栖身之地再度崩塌——那一刻他才恍然:唯有守住脚下的土地,方能护住身边的亲人。于是,那个总念叨“就这样吧”的怯懦者,终于喊出“就不这样子”。莫

得闲的觉醒,并非孤例,他的身中,叠映着千万平凡人在烽火中挣扎求存的轮廓。“支止”——这地名承载着流亡者们最深切的期盼,止戈为武,祈愿太平。他们带着国家大屠杀的创伤,隐入鄂西群山,只想在此筑起避世的桃源。然而战火无情,终究蔓延至深山。日军铁蹄踏至,竟将“支止”曲解为“武镇”,他们口中“天地玄黄”,笑言“喜爱中国”,转身却以飞机轰炸乡野,以坦克摧毁民居,将刺刀对准无辜的铁血同胞。所谓文明的话语,在暴行面前不过是一袭虚伪的伪装。

从“支止”到“武镇”,从天真的幻想到血写的现实,生存与毁灭的抉择碾碎了最后的侥幸。莫得闲吹响喇叭下的炸药,肖肖率领炮兵以防空炮直击坦克,村民举起农具冲入硝烟……“支止镇在灰烬里重生”,这重生,是精神的觉醒;他们终于明白,和平不是等来的,而是拼来的;唯有抵抗,才有出路。

战争能摧毁家园,却碾不灭文明的火种。影片中,那些平凡的物件与举动,皆成为精神的依

托,老太死死守护着的祖宗牌位,是家族血脉与记忆的延续;莫得闲的刻字工具与他改造的武器,是匠人匠心与抗争意志的交融,刻下了一个普通人在沉默中积蓄的力量;村民口口相传的经历,渐渐汇聚成共同的记忆,让抗争的星火在彼此眼中持续燃亮。

影片结尾,支镇迎来久违的阳光,历史影像与现实画面在光影中叠合,让这致敬精神之“风”穿越时空。那些在支镇牺牲的无名者,用生命诠释了“一个人的血会冷却,而千万人的血会沸腾”,这正是胜利的根源。他们“做”的,没人晓得,他们的子孙,与世长存。这种无名者的伟大,正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根脉。

“历史本就是人们拿血和骨,写在泥巴里的”,唯有铭记这些手持铁锤、紧握锄头的普通人,我们才能真正懂得家国的分量。一亩一镌之间,刻下的是对家国的热爱;百死百生之间,挺立的是民族的脊梁。那些无名者的牺牲,不会被岁月湮没;那不屈的精神,必将长存于天地之间。

忽见“此人”

——读《我与地坛》后的母爱感悟

环境与生态学院 胡朝卿

“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读到这一句时,心头蓦然一震。史铁生用半生的时光读懂了母爱,而透过他的文字,我也仿佛忽然看见了母亲的母亲——那个始终默默站在她身后的“此人”。

此人,是一个被“困”住的人。她被一日三餐的烟火困住,被家人的琐碎日常困住,被儿女的悲欢困住……史铁生二十一岁被困在轮椅上,而他的母亲,何尝不是被困在更深的煎熬里;她愿承担儿子全部的苦痛,却只能望着他紧闭的心门而无从低语;她目送儿子摇车拐出小巷,独自留在空荡的屋里,“兀兀坐,息声屏气”,将牵挂挂成无声的时光。

这份“困”,化作她生命里最温柔也最矛盾的模样。愿你展翅高飞,又怕你迷失归途;盼你

学会独立,又怕你独自踉跄;想你常伴身旁,又恐这思念会成为你的负担。

此人,又常常显得那么“不懂”你。不冷,催你添衣;不饿,劝你吃饭;不累,嘱你休息。她总说些老生常谈的道理,总想安排她认为对你好的事……她不懂史铁生为何终日徘徊于荒芜的地坛,也不懂他心底关于生与死的纠缠。可这“不懂”的背后,恰恰是最质朴的关怀,而我们,总要等到某时刻才恍然明白。

你可曾记得:步履时跟在你身后那双随时准备搀扶的手;病中彻夜未眠那盏昏黄暖色的灯。你可曾知道:送你远行时,她在门前久立等待,悄悄转身抹泪;面对你的不耐烦与争执,她只在心里轻轻叹息,把叹息埋进沉默。

正因爱你,她才想推你去远方看风景,又想将你永远护在身后。而她最终选择了放手——因为她深知无法伴你一生,于是早早教你独自向前;因为她曾尝过生活的艰辛,所以竭力为你铺一段平坦的道路;因为她走过漫长的岁月,便想为你点亮一盏灯;因为她知道你,你永远是需要叮咛的孩子。

史铁生写道:“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暇设想,‘读来字字沉重,我们尝不是在无数的“忘记”与“忽略”中,将她的付出视为习以为常,直到某天这安静骤然缺席,才听见那震彻心灵的余响。史铁生在地坛的年深岁久里,终于听懂了母亲无声的守候;而我在他的文字间,也看见了那些曾经视而不见的点点滴滴。”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古语跨越时空,落在心上,惊醒了多少迟来的领悟。我也曾将母亲的牵挂挂作束缚,直到在《我与地坛》里,与她重逢。

感谢《我与地坛》带来的这场关于爱与理解的温柔启迪。它让我们终于看清,那个始终站在生命起点的人——那个用一生温柔守护我们,而我们倾尽一生温情,也未必能回报其万分之一的“此人”。唯愿往后岁月,我们能更早一些读懂这份爱,更珍惜每一个相伴的日子,不让“迟来的领悟”,成为永远的遗憾。

时代记录者

商学院 段思行

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细腻注脚;不同岗位的忙碌身影,是社会保持温度的点点微光,亦是在国际事务中发出的清晰声音,是国家发展带给每个普通人的底气。那些看似宏大的时代叙事,正是在无数具体的变化中悄然展开。而记者,正是时光长河中勤恳的拾贝者,用他们的眼睛和脚步,将易逝的瞬间凝结为永恒的记忆。

我常常想,若是亲身站在联合国见证那历史性的一刻,大概也会情不自禁地举起镜头——不仅仅为了报道,更是因为眼前的情景如此动人,值得被永远珍藏。那种渴望留存历史温度的本能,传递事实真相的责任,让我对这份职业生出最深切的敬意。

一支笔,可以写下三重堆叠见天日的历程,

也能记录外卖员雨中奔波时屏幕闪烁的微光,一个镜头,既能定格国际赛场上奋力一跃的辉煌,也能长久守望乡村孩子望向远方的目光。记者穿梭于重大事件与寻常生活之间,将时代的宏大叙事,融入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里。

这份职业的珍贵之处,或许就在于,它不仅关乎记录,更关乎那些可能被忽略的真实。我所向往的,正是这种“在场”的力量:始终目光如炬,始终脚踏实地,始终心怀热忱。亲身走进现场,倾听那些未被书写的声音,记录下时代浪潮中普通人如何生活,如何奋斗,如何心怀希望。这或许并非载入史册的篇章,却是一个平凡生命对时代最真诚的回应。

深夜里,台灯将影子牢牢固定在墙上,浓重得仿佛化不开。我盯着作文本上那片漆黑,“未完待续”,像面对一口枯竭的井。笔尖悬在纸的上方,微微发颤,却落不下一字。桌角摆着明天要抽查的背诵篇目,手机屏幕不时亮起,跳出十分钟速成作文,“效率就是生命”之类的讯息。脑海中的思绪,却像受惊的鱼群,银光一闪便四散逃逸。

烦躁之下,我推开了本子,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面——这种徒劳的,便不上劲的感觉,竟如此熟悉。心忽然往下一沉,像一粒被轻轻按回泥土的种子。是了,就是这种感觉。去年暑假,在奶奶的菜园里,我也曾这样蹲在田埂边,每天扒开泥土,焦急地寻找着种子快些发芽。

那时,我总以为等待是最大的浪费。奶奶握着旧锄头,沿着田垄悠悠地走着。“庄稼有庄稼的时辰”,她说,“你急,它不急。”我不信,悄悄把种子埋进土里,又浇了水,满心以为能帮它们“抢跑”。结果,嫩芽不是落了就是烂了。奶奶用树枝轻轻拨开板结的土块,说:“你看,连草都知道一步一步地长。”

从那之后,我才真正静下心来,跟着奶奶的节奏,清晨趁露未干,正午为嫩苗撑起遮阳的旧草席,傍晚迎着微风缓缓浇水。我看着种子顶开土粒,露出鹅黄的嫩芽,慢慢长出第一对圆挺的叶子,再舒展开一片片油亮碧绿的叶子——这最寻常的青菜,从播种到能摘下第一把,竟从容不迫地走过了近一个月。

当那盘炒青菜被端上桌,我夹起一筷送入口中。脆嫩中带着清甜,那是阳光、雨水与泥土慢慢融汇出的滋味。也就在那一刻,我忽然真切地尝到了“等待”的滋味——原来这世上有些事物,自有其不可催促的节奏。

这让我想起后来练字的日子里,初起总觉得僵硬枯燥,握笔在纸上匆匆掠过,像飞越赶路。交上去的作业,墨迹晕开,结构松散。书法老师拿着我的练习册点评,并未批评,只是轻轻放下,说:“写字不是与时间赛跑,而是与每一笔商量,与每一个字相处。”他让我每天只写十个字,每个字都写满纸面,我试着感受。笔尖触及纸面的瞬间,体会到一气呵成时所需要屏住的一口气。竖笔直下时迸发的那一份力量。原来,点不仅不是点,是峰峦叠石;捺也不只是捺,是波流渐逝。当我不再追逐速度,某个黄昏,斜阳漫进书房,我写完一页字帖,忽然发现自己笔下竟生出几分静气。那些刻在纸上,不惟不亡,自有筋骨。原来,那些让我焦灼的“写不出”,不过是因为自己太急于求得一个结果。

我再次看向眼前的作文本,心中那根紧绷的,仿佛与秒针竞赛的弦,悄然松了下来。我合上本子,不再理会那些浮躁的提示,要背的背,该写的写,或许可以换成安静的诵读,去体会字里行间的气息流转。而作文,也许我该让思绪如溪水一般,容它在草稿纸上自在流淌一会儿。

时间从来不是冰冷的跑道,而是生命扎根的土壤,与时间赛跑,或许能让我们不至落后;但学会在光明里深耕,等待,才能让我们真正站稳,长得结实,舒展自如。

与时间赛跑 与光阴言和

教育学院 唐湘睿



浏阳河·副刊

二〇二五年 第七期 欧朝轩 摄